

現代史料

朱毛的
起源與發展
朱德僅係軍事技術人材
毛富政治天才與組織力

共產黨朱德毛澤東在各省的叛亂，使全國社會秩序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而朱毛之名，亦與時俱增，在未來的歷史著述中，恐怕朱毛之亂，比蔣楊之亂，更為重要，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幾無人不知有朱毛，但朱毛之起源如何，恐怕知道的很少，記得從前文化日報上曾刊過一篇「朱毛底起源」，但語焉不詳，還有重述的必要。

要明

國民黨二次大會，仍舊選中央候補委員繼續辦理中央宣傳班，並創辦中央政治講習班，自爲理事。毛之繼任辦國、中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自任所長；出版救政週報，爲國社以，此時之毛澤東當嚴密中樞要員矣。

年三月二十日中午十時變，毛之地位，即受擊，二席之中全替。

五月十五日通過整理務決議案，規定陸寬脫毛。

……**毛質重於朱**……白朱
毛之

亂的起源，首先要明白朱毛兩人的身世，朱與毛這兩個人，不知者以爲朱重於毛，而實際上，朱僅僅是一個軍事技術人才，而毛則是一個極有政治天才與組織能力的布爾塞維克，無論在其共產黨內的歷史，在朱毛之亂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以及現在的職位，都是毛重於朱，故先

| | |
|--|---|
| <p>●毛澤東身世……東是 湘人，現年卅餘，曾畢業於長沙第一師範，信仰共產主義極早，在中國共產黨未成立以前，即耐心赤化，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從事活動，共產黨成立毛亦為發起人之一，歷任共產黨全國大會，均當選為中委，或候補中委，共產黨資格也，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一月）</p> | <p>●朱德之身世……四 縣人，現年五十餘，運動講習所，一九二一年武漢政府時代，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兼共產黨中央農民部長，後赴湘，武漢反後，即率農民自衛軍竄湘贛間，其後與朱相遇，匯合一起，造朱毛之亂。</p> |
|--|---|

廣州出席參加，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並經派行（現新路四四號）工作。任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因病回湖南。在湘底歷練生活養兩月，即赴粵中細西各縣考察農民運動，從此時起。毛即完全於農民運動，一五二五年十月，奉其黨中央命，派赴廣州，時已擔任國民黨中中央宣傳部長，因事忙不能兼，請毛代進十五年春

滇軍前鋒，辛亥革命，卽任雲南省警察廳長。其後在蔡松坡部下任旅長，與朱培德金鼎發同事，此役復赴留學，對軍事有深研究，加入共產黨年不詳大約在一九二六年前，一九二六年革軍雷克武漢，總政治部主任朱貫甘（軍長楊希聖未到任），二七季至南昌，時蔣擔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演人之服官翰省署楊多德與朱培德係舊同事，交誼甚篤，保

朱培德任爲南昌公署局長，鈔任第九軍副軍長，葉挺賀龍南昌暴動起，朱被任爲革命委員會委員，參謀團參謀，第九軍軍長等要職，隨賀龍犯，南規失敗，朱率殘部逃北江，造成朱毛之亂。

○王出市之戰○ 葉挺 賀龍 長驅

南下之際，朱任第九軍軍長，其實所謂第九軍，僅新象一連而已，故

息，蓋朱韓共黨，知廣州將有暴動也，廣州暴動果發生，但旋即失敗，朱不僅策應不及，且廣州當局，因受共黨暴動之教訓，防共更嚴，知范石生收編朱西殘部，頗不謂然，電令嚴防，朱亦知難於交身，即極力佈置碎石暴動，其時時監視朱之另一團人，已有兩營受朱煽動，遂於一九二七年底，發動兵變，將其不附已之另一營人解決，

足兩團，即雖粵入湘，於一九二八年頭，陷湖南之草縣城，防守宜軍之湘軍，因勢力單薄，不戰而退，故朱之佔領宜軍，實並不費力，但湘軍旋即反攻，朱爲避免實力損失起見，即不戰而退出城外，此役雙方均不發一彈，但朱德在宜章城內之搜括，已頗可觀，加以當時有一部農民附和，故朱部已有實足兩團矣。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底，事也。

○再度入湖南○ 朱德 度佔

領碎石，其作用在於搜括財物，蓋此時爲陰歷年底，商界結賬之期，碎石既爲湘粵通商要道，時值年關，錢財集中，可以掠掠也，果也，此次朱雖所獲倍多，只是苦了人民，乃於佔領碎石後之第七日，即離碎石再入湖南。

朱名爲軍長，實則一連長耳，但朱作戰頗勇敢，壬子市一屬江西瑞金縣）之役，爲葉賀南後之第一戰，當時由朱部第二師任正面，葉部第二十五師任左翼，朱德率第九軍之一連任右翼，作戰頗勇敢，獲大勝，瑞金城之役，又大勝，故此時朱部已由一連擴張至兩連矣。

葉賀
防守三河壩 軍於
潮汕後，繼續西進，但 侵佔

○ 碎石之騷擾 ○ 爲湘 碎石 爲湘 粵交

界軍鎮，湘南入粵，粵商入湘，必取道於此，故商業極爲發達，地方富庶，爲北江所罕有，朱德於發動兵變後，即將異己部隊及警察民團等繳械，碎石完全自己握中，但朱深知碎石爲軍要區，非孤軍所能堅守，乃極力搜括，離碎石入湘。

朱德

○ 圖侵入桂境 ○ 朱德 退山

宣章後，最初計劃，擬由湘西入桂，故常退出宣章時，不出東門而走西門，不逞里田而退黃沙堡，原擬佔領臨武，經藍山江抵永明而入廣西之潯陽，蓋朱爲滇人，熟悉廣西情形，且廣西與雲南接壤，必要時可以退入雲南，以兩團兵力入湘，即可橫行無礙，由藍山江抵軍軍，可以移駐直

○ 汝城之被佔 ○ 爲離 粵之

際，原擬重犯宣章因宜章有重兵留守，朱爲避免實力損失起見，改道犯汝城，時汝城有湘軍許克祥部駐守，與朱德作戰數戰，朱輒損。約兩營，但許之損失倍之，故汝城終爲朱德所佔。

朱德

○ 在汝之補充 ○ 之侵 汝城

頗費心力，犧牲極大，故佔領汝城以後，即竭力補充，通此數戰，

鑒於潮汕後防重要，乃留葉挺十一軍所屬第二十五師長周士第及朱德之第九軍。駐防潮汕後方之隘原高陂、三河壩、松口沿韓江一帶。

○潮汕之慘敗

時葉挺賀龍在前方作戰，湯坑流沙兩役，失敗至不能收拾，乃被迫留守潮州。潮州亦被圍，與汕頭同時被桂軍黃旭初等所攻，朱德與周士第，完全潰敗。

朱德與周士第在三河壩失守時，所幸殘部，約有兩營，沿途又收繳民團槍枝，故至韶關時已有一團左右，時詔關駐軍為十六軍范石生部，范亦演人，與朱德同爲滄軍前輩，感情頗佳，朱抵韶關後，開葉賀所失，已完全潰散，知事無可爲，乃往投范，范對朱頗有故人之情，即將朱部改編爲一團，即以朱任團長，駐於樂昌縣屬之砵石。

河壩逃出時，所幸殘部，約有兩營，沿途又收繳民團槍枝，故至韶關時已有一團左右，時詔關駐軍為十六軍范石生部，范亦演人，與朱德同爲滄軍前輩，感情頗佳，朱抵韶關後，開葉賀所失，已完全潰散，知事無可爲，乃往投范，范對朱頗有故人之情，即將朱部改編爲一團，即以朱任團長，駐於樂昌縣屬之砵石。

下，與朱氏之原來計劃也。

○中途之變計

朱氏於退出宜章，即趨黃沙堡，該鎮保衛團頗有組織，卽出而禦敵，一戰而意創之，卽克復黃沙堡，但此時朱部忽據探報，張發奎已退出廣州，桂軍集重兵於海邊，進取不易，同時其黨方面（朱德軍中當時甚爲組織，僅有一臨時委員會），以爲兩湖動亂雖未失敗，日寇恐有一部民衆逃出時之十一軍二十五

許克祥所部槍枝千餘，加以收繳民團游勇所得，檳城不致缺乏，而此時流寓潮粵邊之葉賀殘部，聞風來歸者頗多，乃編足三團，實力更較雄厚矣。

◆朱德號稱第四軍所部性礮

石兵變之際，曾稱十六軍，克復汝城以後，番號改爲第四軍，其用意有二：第一，朱德之基本部隊，原係由三河壩

牆一帶亦被粵桂軍所包圍，以寡戰衆之故而敗，周士第單身逃至福建，由漳州至廈門赴滬，朱則率第九軍及二十五師殘部約兩營，經興寧五華連平翁源而往龍巖，此一九二七年十月初事也。

○坪石之兵變……部駐……朱率地處衝要，一團人尙不足以資鎮攝，乃另派一團人協同朱留守坪石，蓋帶有監視性質。

○駐防坪石時……一鎮……因處湘粵交界之故，帥勢頗重要，商賈亦頗發達，而較之榮昌縣城，有過之而不及，范派朱部駐坪石，對朱頗爲優待，但以朱有其妻妾嫌疑，未敢深信，且坪石地處衝要，一團人尙不足以資鎮攝，乃另派一團人協同朱留守坪石，蓋帶有監視性質。

○佔真章城……朱德石搜……在坪石搜……

○改變……計劃……決定……後，即率部重犯廣東，再圖坪石，時坪石爲桂軍收編之韓神隊所守，戒門力極弱，朱德以三小時之堵截，即佔領勢力，江西民衆亦有相當基礎，今捨「基礎之兩湖江西不圖，而趨牛毛之地之廣西，未免失策，朱氏本人，亦因礙於桂軍威名，不敢輕於嘗試，乃改變計劃，再走，

○朱自任軍長……所部……改稱第四軍後，即由朱任軍長，但此時編制，極不完備，下級幹部，亦極缺乏，且資力上，朱之兵力，僅有三團，名爲一軍，實則一師也。

師周士第殘部，二十五師本師第四軍，士兵對第四軍歷史觀念甚深，第二，第四軍名譽尚佳，威名素著，既能得民衆同情，又可使韓神軍隊，望而生畏，此第四軍名稱之由來也。朱德

本公司西藥部
經銷
法國百部洋行
上海科發藥房
上海羅威公司
韋廉士藥房
上海中西藥房
上海中法藥房
上海九福公司
漢口民生藥房
各種馳名藥品

歡迎各界採用
 郵街 上都 商餘公司啓

北京名匠

精製各種宣紙。染製各色
 漆金描金紙。對屏對料。成
 帖。精刻鑲金字畫。手卷冊
 幅。精刻鑲金銅器。和裝
 墨汁印泥。精製各種箋
 函。及他文房用品。批發
 定貨。到期不誤。批發格外
 克己。

營業處 重慶市第一
 模範市場
 電話 四百九十七號

許鄺氏啓事

逕啓者氏茲已聘任明誠法律事務所律師胡國樑杜岷英劉登儒爲常年法律顧問凡氏對內對外法律所代爲辦理此啓

月成去律事務所

明諭法律事務所
 通告
 顧問凡該氏對內對外法律行
 爲本事務所均依法代爲辦理
 此告
 執行職務律師劉登厚 胡國樑 杜岷英
 所址第一模範市場
 電話第一三一號

逕啓者敝行代售有奧斯汀小汽車兩部形式機械均極爲精良欲購者請駕臨小樓子敝行接洽爲盼

重慶中國銀行謹啓

各種新式木器
破格削本賤售

啓者文前寶雅宜西式木器店時所存各種西式蘭木大小椅子及六二單雙片大小玻璃櫃沙法椅梳粧台等等多種茲特大減價不計成本祇圖售脫各界若有購買者請於每日午前八鐘起午後一鐘止向商業

場華盛葉慶文接洽看貨包使諸君
滿意而歸

海燕牌煉乳
式科學方法提煉而成
所含乳汁成份較他種
煉乳尤爲充足味香色
白可口稱心誠無上補
品四季宜服老幼咸宜
特製小筒兩種攜帶便
宜而且經濟真價廉物
美也各藥房酒店均有
出售請認明商標免致
誤認

幸

全川總經理處
重慶申永勝公司

曼記純蜡巢礎
廉價出讓 每打三元半 出發面議
經售處重慶都郵街得圓相館
楊永興 寶巷宅

[illegible]

精魚肝油雖能壯身補虛然惡腥膩滑每多厭服
故經學即精深之研究而製成九種丸散膏丹將
其惡腥油膩從中所得之滋補成分加工整理
成易黃色之魚肝油

多力補
BLANDOL

含幾怪

純淨



等壯補成可乃成魚肝油所以後身無魚肝油之缺
點而自勝過魚肝油之效力再就其病上之需要
爰又析爲純淨合及怪兩種茲略述如左

純淨補力多

身體衰弱 胃呆食退
腦力減退 面黃肌瘦
小兒發育不良以及
其他衰弱等症均宜

合幾怪補力多

各種衰弱
肺癆痰癆 咳嗽痰多
氣喘等症 無不特效

主治

上海九福製藥廠發行
全山經理 冉垂慶 九福公司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比利時



豐木龍

貨品陳列
歡迎參觀！

地址商業場
電話六三三

特聘上海名師
仿製歐美最新
的式樣，開
本埠木龍界之
新紀元！

此藥專治婦女憂鬱感冷。產後房勞。停血。停水。腹內成包。成塊。疼痛難堪。胸膈脹滿。心煩氣短。潮熱盜汗。食少頭暈。肢疲肌瘦。咳嗽失眠等症。凡婦女之患乾血癆。停經癆。月家癆等。難治險症。服過各種攻血破氣之藥。無效者。速服此藥。立能病減痛止。血氣充盈。經血調勻。諸病若失。並可種子延年。信可稱為婦女界救命之大王。

此丸專治腎虧
背痛腰痛風濕
腎筋痛水腫沙
石淋膀胱炎小
便頻數小便短
赤小便急數小
便刺痛神經衰
弱小孩尿床婦
科諸症大有神
效患者曷試之

期六十六百二第

錄 目

羅成美

和精的浮雲不時放出它惡態含笑的面孔，好似表示它有猛勇的精神，能吸勝了萬惡的環境，在這陰雲密佈的當中，向在常地給人們努力的工作，致於弱而且小的天星，很早的就飄到天的極頂，怕見這萬惡而嚴厲的浮雲，深慮着一旦被它看見，星的全族，立地就要滅亡！說到像月亮猛勇的精神，連做夢也未想到，表現出它是天空中弱者的代表；永遠的不敢說出一個「哼」的一聲。

地球似獅一般的睡在大自然的懷裏，做它甜甜蜜蜜的夢，其他如「花啊」，「草啊」，「動物啊」，一切的一切，這時都表現出了十分的倦容，各覓着各自的安樂之鄉，去探討它們的睡牀！只有爲人們很忠實地服務服脫的「黃犬」，還不斷地時時發出了一種「旺……旺……旺……旺……」

一座極古式的很大瓦屋，占地的面積有四五畝地的左右。房內的主人，在二三十年前，這瓦場上要靠有名的富翁，在這屋裏做有很大的口生意，到現在生意自然在做，不過是「今非昔比」了！從前有一百多人口的大家庭，現在僅有的房屋，大半是空着。通體計算起來，現在只有二十多口人了，況且又是分住若干戶，人口又少，房屋又多，更把這極大的瓦屋，點綴得淒涼地不堪言狀！

這夜因天上稀稀地佈着白雲，借一個小灣，四週都是高峻的山，中間只有這一向瓦屋，寒風怒號，把滿地正開着花的油菜，吹得呼呼地響，遠遠看這一座瓦屋，陰森森地實在令人可怖！

恐怕有半夜十二鐘了，隔這瓦屋不遠的一塊油菜土裏，藏着一個草草的墳墓，

的買賣，聽做眼線報告說，口口老板今天接了五百兩銀子的田園會，還放在家裏，他們聽了口口老板的請的，「王老」的報告，故此約集了幾位「英雄」，準備今夜來打起發呢！

不一會口口做工的「王老」，在屋後面的一个小門內，輕輕地把門開了，到外面向草地上伏着的「弟兄們」，打了一個手勢，只見幾位「英雄」一擁而入，口口老板的門，拿兩位在門把風，進去便將華僑好了的手槍，向天放了一槍，幾位「英雄」入了主人的臥室。口口老板因吃幾口烟，正在與伊的妻子閑談着家場，棒客們便把倆夫婦，雙手反剪着，用手槍指着老板，問伊裏大門放在什麼地方？

「咳！咳！先生！我說罷！可別開槍」

新蜀報副刊 第二百六十六期

11

們，多少與我留一點養家的罷」口口老板放出要求似的聲音說。

啊！要問你老爺貴姓，我對你實說罷。

另外一個拿馬刀的「英雄」，用手接
着鎗匙，去把鐵櫃打開，不一時看見一封
封的拿出來，每一位放一封在衣包裏，打
着得勝似口腔說「管他媽的，包袱已過手
我們走罷」，大家正得意興要走時，忽
聽外間把風的在喊「走啊！水漲了啊！」
拿着馬刀的一位「英雄」很忿怒的向口口
老板極力，很掣時一刀，啊呀！口口老板
的臉上，隨刀去了大半邊。
啊呀！弟兄！救一救罷！拿手槍的一位
「英雄」滾下了屋裏的陷坑，發出來求救
的叫聲。
「英雄」，打得連氣都出不得，結果還是
由口口老板放出而招呼住手，才把他捆起
來，連夜裹我人把他送到鄉公所裏，由團
總老爺，拷取口供了，可憐的口口老板，
好好一根大腿，被「英雄」的快刀，切去
了大半邊，當時痛昏過去了，由老板派去
了兩元大洋，請了一個外科先生來給他診治
了，往日深夜，這一座大屋，到了這時便
冷冷清清的，連黃犬的「吠」聲，都不容易
聽見，今夜出了這個事體，便鬧得人聲鼎
沸，哄哄地整個鬧了一夜。

我們無錢，弟兄們的「伙食」，「零天都要，向他借幾個錢來用，也不麼一回事啊！」「被獲的搶匪說」。

團總老爺聽了搶匪的一席話，這「小可」，因為他自以身以來，只有別人老爺，萬不料這位自稱是「英雄行的搶匪，會在老爺面前自稱老爺，還要他「團總」喊他老爺，怎麼不把倒呢！

似的哀鳴！敵方欲回身救應時，忽聽很近的來了一隊團丁，五子槍不住的兵……「英雄」們的不住的向天放着，一隊的「英雄」們，大家都覺得救命要緊，一哄的出門四散的逃之夭夭了。

□口老板請的長年「老吳」：在另一間屋子裏住着，被「英雄」如閃電般的電棒光驚醒，知道了有搶匪，忙到團總老爺的家裏請，兩個弁兵，並且把鄰近的門戶練約了幾條，故此一路跑到□口老板家裏來，待他們睡時，搶匪已走遠多了，團隊們進屋到處搜索了一遍，在搜查番客的炕裏把手槍時「英雄」捉起來，人衆因初拿時，滿高興地要與匪衆鬥，決個勝負，殊見是非等已去，真無所出，就在這被獲

防局，擺着一張長方形的公棹，上面坐的團總老爺，兩邊站着四個如狼似虎的武裝團丁，下面圍坐着看熱鬧的人，□口雖在兩根竹子做成的滑竿上，被切了一半邊的大腿，用雪白的紗布裹着，慘白色的面孔，不斷的呻吟，被捉做的所謂「英雄」，還得意洋洋地在一邊站著，老板娘和長年「老吳」都在一旁候着，團總老爺開始訊問了。

你好大胆啊！敢於持械聚眾搶劫，傷人幾死，現在證據確鑿，你叫什麼名字？同事有多少？他們叫什麼名字，快些說出來得受苦啊！團總老爺，抱一根木槓悠悠地吃着香煙，很自然向搶匪說。

向總老爺怒了，把掉上驚堂木一拍，向站堂的大爺說，與我把這狗頭拍碎。幾個圍丁很恭順的，向圍總老爺喊聲「得令」，一個向後轉，就跪在這「英雄」吊起來了，並且還在這「英雄」的背上，放有四五十斤大的一個，不上三十分鐘的光景，把這個「英雄」的膝腿，辦得氣都挨不過來，但只要稍稍鬆一下，又把圍總老爺拉來，這樣一來，到把他「圍總」難為，就想再逼口供，這位「英雄」還是最後決定，是把他往城裏送，憑隨老爺怎麼辦，但是受傷的□□老板，在又痛昏過去了，只有待伊蘇醒轉來，再行申送了。

李依若
(四續)

六 快放之第一夜

在祠堂後二百二十號寄宿舍裏，三弟來了，他同了一位姓沈的朋友，約着我明天到灌縣他家去——石羊場。我應着報告今天的不好消息，他于是同沈君到南較場川大法學院，我因為忙着換衣服，他們先走了。時間快近一點半了，仍然一點也沒有響動，發生變化吧？好，我們趁便好離開此地，我穿了衣服約了侯君一路向南較場走着。是走在紀念碑的地方，市面上突然紛亂！起來，公園的遊人，如潮水似地席捲而聲。遠遠的槍聲，和着祠堂街一帶店門掩閉聲，勢如破竹，只震得人心神俱悸，我和侯君不知覺地收住了脚步，不去所措地奔回舍裏。

「一顆子彈，那一聲」的聲響，在耳邊是怕人，于是大家都計議着遷都，因為我們通是住在樓上的。

全體逃過，下樓一律鋪下地鋪，房主們的被蓋非常多，於是我們拿來墊了一些在院子底下，再拿些破舊橫放在椅上，置于門前。這樣，我們的防禦工事做好了，我們一臥在地下靜聽着機槍的快放。

吳果果：「……一陣機槍的快放聲響，在我們聽來是非常的好聽，什麼音樂也不及！人聲騷動聲，在那樣的靜中，已聽得清楚，同時，所謂『萬籟俱寂』有的只是屠場的鋒鏑在怪叫着；人們將從此消逝去。」

他身裏夾着一根馬鞭，身上穿一件破爛而單薄的衣服，一望便猜測他是一個下勢力的苦工。在他那油黑而有繃紋的面孔上，表現淒涼的形容；兩眉也繃蹙地表出他有十足的哀愁。全身冷的發抖，他嗚咽着。

一位慈悲而同情於窮人的好人，開始問他的原因：

「你做什麼？那裏的人？」

「先生！你不知道，我是內江人，前天我隨了主人到金堂去挑酒，回來的時候，在新都遭了匪，同行十幾人都被分散了，你看！我的腳上不是還有匪徒給我的刀傷麼？」他的聲音顫抖，說着便把他的

那時的戰爭交響鳴，是移動在皇城牆，然而各街各巷，剎那間，斷絕了交通，一幕空劇，出演在那兒，那時街上，你已不能照見一個人影，就是一隻狗，也不能所見，何況，……

馬路上往來走動的，俱是灰布衣服的人，碎糾綢的在路上洋來洋去，那時我無

近的聲音。皇城牆牽動而絞動的，東城根的戰線是在商業街口與羊市街口，長順街的戰線，是在東馬棚口與實業街口，那時槍聲濃密中，更驚人的，是那一桶「桶」的大砲聲音，不斷地襲得人心惶惶不安。

(未完)

險些受騙

秦光銀

脚給我們看。

常言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時我亦不覺同情于他，何況他又是我故鄉的隣縣的人呢。於是我問他：

「你打回家去麼？……還是回家好了！」

「我何嘗不想回家，先生！但……」

我一文沒有，怎能……？」他的眼裏

一九三〇的冬天，我因事漂流到成都去，一天，我因到……（記不清楚了）路過貴州館街，便碰起兒看見一個年約四旬

「你需要好多盤費才能回到家裏？」

新蜀報副刊 第二百六十六期

9

「據路程有五百里，但這也儘可將就。同情于窮苦者的心理而維持他的生活。幸些，大約有五六串錢節省者便可回家，喜的好，你還及愛區區否則，你又成了老

「你對於我們都是這般的情形，對於

每天吃飽飯，晚來宿店，也可馬虎下去，或者我還可以在路上替人家担担東西，掙點錢來補助，……先生！……

發個善念，做個好事！……

的確，他的話很是中聽，任何人聽了也會心動的，就是我也準備給他五串錢，但我害業出手，遲遲未償。頃刻，那位詢問他的，便從囊中取了六個銅元給他，并叫他慢慢回家。他呢？做出十分的好意，慇懃地接受了，同時也就做出要走的樣子，詢問出城的路徑。拿了扁担，一跛一跛地去了。

「阿……險些受騙了！幸運！幸運！」我喘了一口冷氣，這時我才如夢初醒，自信命運尚佳，不會受他的詭計；但我不禁又要為他嘆氣：「他有何辜呢？竟不顧喪失人格而用卑劣手段弄錢吃飯，他怎不像大先生毓太手段的高貴？偏偏如此下流，究竟是誰的錯？唉……現在社會啊！那惡！罪惡！」

跪街

拔荒樵

其他的呢？……普通通……

那，又不曉得你是如何哪？」他氣凶凶的。

他聽了一會，就自動地爬起來了。

「你想做甚麼嗎？仍然跟老子說個呀！非跪到我走了不行。」他說着就去捆他手裏握着的棉帶（註）拖過來就在他腿壳上打了一個快發財。

他受了惡勢力的屈服，無趣的伸着兩額白而發癢的脖子，雲雲將那丘八臭氣薰，兀自地依然跪下了。

又是十天以後，我到少城公園去，經過御街口，又看見那位被難的內江人，仍像前次一樣地耍着老把戲。我心裏想：「他為什麼還未回去？那我我不是眼見他問路出城麼？爲甚又在此流連？莫非又有什麼意外。……」心裏疑惑萬分，老實解釋不開，後來回到寄宿舍，詢及住居成都已久的朋友，才告訴我道：「你太呆了！你怕他真的如他自己說的遊遍一樣麼？你怎的不曉得？那是騙術，近幾年來，在這九里半的成都，有許多爲了生活的艱窘，常用騙人的把戲，欺哄好人，做出十分可憐惜的樣子，人們見其可憐，當然會周濟他，他便利人們能愛的一個清晨。勤奮的報章已照例將報送來了，我在寓外一家舖子裏頭正讀得起勁，忽然有一種聲音由耳畔傳來，我抬頭一瞧，發見了，隔我不過二三十來步遠的光景有一堆人在緊緊地圍着。因挨着我坐的地方很近，我好奇心動，便輕步而踏上街心擠入了人叢，這時街頭看戲鬧的人，越是鬧得水泄不通了。『奇媽的！好好的跪倒呀，』一個約莫三十多歲的軍人，面黃肌瘦，穿着一件深黑色的外衣，在隔壁鄰口的大罵，同時又可見有一隻烟盒在他的外衣口袋插着。

「先生！先生！」
一陣，就是了嗎？我莫有罵你們，實在錯了，

「啊，錯了……」二個粗莽的聲音，是代了乞憐的語調。

「是啊，先生呀！等他起來算了，」二個旁邊人這樣的要求。

「不行！非等牠再跪一下不可。」

穿黃衣兒的警察整隊經過此地時，走如一排的兩個警轎，用眼向人羣中瞰了瞰接着走後面的警察都輪流地瞰了瞰，一點不來氣的直往前面走去了，要不是有一個丘八大爺在那裏，他們定會大施其職的干涉了。呵，警察伯伯遇了丘八大爺，他的責任所在的干涉話，此次也竟忘記說

(未完)